

事
類
賦

六

事類賦



事類賦卷第九

渤海吳淑撰奉
勑注

寶花貝部

金 玉 珠



夫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出爾雅斯蓋西方之行百陶不輕說文曰五金黃爲長久埋不生衣百陶不輕從革不違西方之行也性惟從革書曰金曰從革注曰金可以改更才堪贍刑書曰金作贍刑責

章九

一

余英

冶築鳬桃之業

周禮曰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鳩氏爲聲東氏爲量段氏鑄器桃

氏爲刃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刀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注曰多錫爲下齊少錫爲上齊鑒鎔也金多錫則刃日閼銑溫鑠鋟之精爾雅曰黃金謂之溫其美者謂白且明日閼銑溫鑠鋟之精之鑠餅金謂之鋟絕澤謂之銑

注云絕澤謂美金最有光澤王陽則或間能作漢書曰王陽好車馬過囊衣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鄱陽披沙而乍得王隱晉書曰鄱陽樂安沙所得大如豆小如粟米清河隱粟以方礪晉書曰清河王覃初

爲清河王世子所佩

金鈴歛生隱起如麻粟者祖母陳太妃以爲不祥毀而賣之占者以爲金是晉行大興之祥覃爲皇裔是其瑞也毀而賣之則覃見廢不終之象也

若夫陽邁吉光

宋書曰南海扶南王陽邁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藉之其

色光麗夷人謂金之精者爲陽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藉之其邁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爲名

狼昧夜市

異物志曰狼昧常夜市以臯鱣噬之得乾肉之象民與漢人交關

金知其好惡噬之得乾肉得黃金

斷之有同心之利

易曰三人同心其利斷金

躍大冶者知其不祥

莊子曰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鎮錄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

雨櫟陽者稱

其爲瑞

史記曰秦獻公十八年雨金櫟陽自以得金瑞故作廟時於櫟陽祀白帝

至於巴丘牛躍

幽明錄曰巴丘縣百金岡上有黃金潭潭上有灝亦名黃金灝古有鈎於此潭獲一金鎖引之遂滿一舡

而有金牛出聲自奔壯鈞

梁書曰林邑國有山人駭懼牛因奮躍還潭

林邑螢飛

梁書曰林邑國有山赤色其中生金夜則

出飛狀

美陳翼翼之無取

盧江七賢傳曰陳翼字子初到覽鄉見馬傍有一人病呼曰我長

安魏少公聞鄉廬江樂來遊今病不能前翼迎歸養之有金十餅素二十疋既死翼賣素買棺衾以金置棺下騎馬出入後其

兄長公見馬告之吏捕翼翼具言棺下得金長

公叩頭謝以金十餅投其門翼送長安還之

重王忳之不欺

列女傳曰廣

未問姓名因絕忳賣金一斤以給棺槨九斤置生翫既稱汝敦之婦

漢汝婦者汝敦妻也敦以所受田地奴婢三百餘萬悉讓與兄裁畱園地數十畝起舍耕作土中得金一器敦以示妻妻曰本言讓先祖所有此獨非其有耶敦曰固吾意也俱擔金送與兄嫂復歎樂羊之妻

列女傳曰樂羊子出學其妻貞義截

金鈴歛生隱起如麻粟者祖母陳太妃以爲不祥毀而賣之占者以爲敦妻也敦以所受田地奴婢三百餘萬悉讓與兄裁畱園地數十畝起舍耕作土中得金一器敦以示妻妻曰本言讓先祖所有此獨非其有耶敦曰固吾意也俱擔金送與兄嫂復歎樂羊之妻

列女傳曰樂羊子出學其妻貞義截

貞供其費後羊子得遺金一餅以與貞義

貞義曰君子不以利汚行羊子慙而棄之

不疑豈盜於同

舍

漢書曰直不疑爲郎其同舍郎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主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而告歸者來歸金亡者大慚

楊

震辰自明於四知

續漢書曰楊震爲東萊太守道經昌邑初震舉王密茂才密時爲今夜謁見震懷金十

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已是四知何謂不知密慙而出

或

以竈踈廣之告老

漢書曰太子太傅踈廣及兄子少傅受乞骸骨皆許之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

賜以五十斤或以獎叔孫之制儀

漢書曰叔孫通草創朝儀拜奉常賜金五百斤

爾其登郭隗之臺

新序曰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謂之黃金臺先禮郭隗於

是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散賣嬰之廡

史記曰吳楚反孝景以賣嬰爲大將軍賜金千

斤嬰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自財取無入家者

書著三品

書曰淮海推揚州厥貢惟金三品注曰金銀銅也

詩稱大賂

詩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韋賢匪重於滿

簋

漢書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在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簋不如一經如淳曰簋竹器受三升

陳平

每聞於間楚

史記曰漢王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踈楚君臣不問其出入

利稱鼎

耳

易鼎卦曰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得仙謂雄黃雌黃黃金

巧聞瓦注

莊子曰以瓦注者巧以鈎鑿者矜以黃金注者昏注曰重則心或服之而成仙神仙傳曰容成公服三黃

得土

蜀王本紀曰秦王以金一笥遺蜀王蜀以禮物答而盡化爲土秦王怒群臣拜賀曰土者地也秦當得蜀矣

獲蘇秦之舊宅

郡國志曰蘇秦宅在洛陽利仁里後魏高顯業每夜見赤光於光庭掘得金百

斤銘曰蘇家金業爲之造寺

得董卓之遺塢

英雄記曰董卓塢有金二三萬斤

陳西爵則波底求樽

論衡曰廬江民小男曰陳爵陳挺相與浴於湖崖有酒樽色正黃沒

水中爵以爲銅涉水取之重不能舉挺往助之樽更爲沉盤動入深淵中挺爵留願見如錢等正黃數百千枚即共掇撫各得

滿手歸示其家乃黃金也

郭巨則地中得金

宋躬孝子傳曰郭巨河內溫人也妻生男謀養

子則不得營業妨於供養當殺而埋焉鏟入地有黃金一金上有鐵券曰黃金一金賜孝子郭巨

嘉邴原

之見還

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以喪亂方熾遂往遼東時同郡劉舉亦在遼圖奪太守公孫度度掩捕其家

而舉得免窘逼歸原東萊太守太史子義素有義原以舉付之舉臨去以其手所杖劍金三餅與原原受金辭劍還謂度曰將軍平日與舉無隙而欲殺之但恐其爲蜂薑爾今舉已去若必拘閉其家毒螫必滋甚矣度即出舉家原以金還之

慕管寧之靡非顧

世說曰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

投而擲去則有應嫗探社

後漢書曰中興初有應嫗者生四子而寃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

黃金自是諸子官學並有才名至瑣士代通顯

張氏得鉤

幽明錄曰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入

止于對牀張惡之披懷祝曰鳩爾來爲我禱耶止承塵爲我福耶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不知所在而得金帶鉤焉遂寶

之自是子孫昌盛

齊王之遺孟子

孟子曰齊王以兼金一百遺孟子注兼金好金也

楚

襄之聘莊周

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欲以爲相莊子固辭及

夫葬驪山而鴈成

史記曰秦始皇葬驪山以黃金爲鳧鴈

縣咸陽而書就

史記曰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號呂氏春秋書成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遺雷義以知廉

謝承後漢書曰雷義字仲公常濟人死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

主候義不在默投於承塵上後葺

治屋得金主已死義乃以付縣曹贈

袁叔而爲壽

漢書曰董偃見寵館陶公主安陵袁叔謂偃曰願成廟遠無宿宮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於上董君入白主主獻之上大悅更名爲長門宮主大喜使董君以黃金百斤爲袁叔壽

或舉袖而不逆

魏略曰田豫爲并州

有胡密懷金三十斤曰以此上公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狀以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狄朕甚嘉焉

今卿舉袖以受或投園而靡受

謝承後漢書曰張載字

奉爲孝廉載罷郡奉齋金爲禮載不受奉以囊盛投載園中而逝載齋金至廣陵還奉

攬之豈惄

於市人

列子曰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間曰人皆在焉子攫

人之金何故對曰取金鑠之每聞於衆口

論衡曰衆口鑠金者在五行二時不見人徒見金鑠亦聞埋於幕下既出境乃移牒令取之

生自

毛蕃人齋金以遺暹暹固辭不受左右以不可失蕃人之情暹受而埋於幕下既出境乃移牒令取之

碑中

魏志曰繁昌縣授禪石碑中生金表送上羣臣盡賀又王隱晉書曰永嘉初陳國項縣賈逵石碑中

生金人盜鑿取賣賣已復生此江東之瑞也故云江東之瑞

入夜方驚於

白鼠

白澤圖曰白鼠以昏時見於丘陵之間視所出入中有金

積年或化於黃龍

淮南子曰珙五百歲生黃頑又五百歲生黃金又千歲爲黃龍注珙美

當暑者有衣裘之節

韓詩外傳曰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於路呼牧者取之牧者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下也類君子而言野也有君不

臣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吾豈取金者乎季子知其賢請問姓名牧者曰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字哉

下聯見高

士之風

春秋後語曰秦圍趙邯鄲魏使將軍新垣衍入邯鄲令趙尊秦爲帝魯仲連說罷之邯鄲既存平原君欲封仲連仲連三辭不受平原君乃置酒以千金爲仲連壽仲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擇難解紛而無取也則

有取者乃商賈之人仲連不忍爲遂辭去

別有積之巨萬

隋書曰楊素嘗射爲第一帝以外國

所獻金精盤價直巨萬以賜之又漢書曰梁孝王金以巨萬計

賜之千鎰

漢書曰文帝立以陳平爲丞相

賜金千鎰

漢書曰王莽敗省中黃封三千戶數王莽之既敗

金萬斤爲一匱者尚

六十匱

料梁王之已卒

漢書曰梁孝王死藏府餘黃金尚三十餘萬斤

井邊

之黃鳥初飛

異苑曰永康王曠井上有一洗碗石時見赤氣後有胡人寄宿忽求買之未及度錢子婦

孫氏覩二黃鳥鬪於石上疾往掩取變成黃金胡人不知索市逾急既得撞破石內正空二鳥處

壁下之

高冠乍出

搜神記曰魏郡張巨賣宅與程應應舉家疾賣與何文文獨持大刀暮入北堂宿一更

中有人丈餘高冠赤幘呼細晝曰何以有人氣荅曰無文問細晝者曰高冠者誰荅曰金也在西屋壁下文掘得金三百斤亦云逐韓嫣之彈

西京雜記曰韓嫣好彈常以金爲九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爲之語

曰苦飢寒逐金九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往望九所落而拾之

獻梁二異之蛇

張璠漢記

曰永昌太守鑄黃金爲蛇獻梁冀益州刺史種暉發其事

投烈女之瀨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伐楚還溧陽瀨水上欲報自殺婦人百金不知其家投金瀨水中而去湏臾有一姥哭而來自言是女母取金而去

雨

仲孺之家

述異記曰荀仲孺家貧力作居渭川一旦天雨金十斛於其家由是與王侯爭富今秦中有雨

金翁氏
世世富

季布之諾誠重

漢書曰季布任俠有名楚人郭謨曰黃金百不如季布諾

郭

况之穴難加

東觀漢記曰京師号郭復間置在驥中

後魏書曰武暉自慕容瓚歸魏太武人告暉欲南奔暉云置金於馬驥中帝密遣視之果如告者斬之於市

之盤裏

述異記曰南康零都縣西公江有石室名夢口穴嘗有船人遇一人通身黃衣擔兩籠黃紙求寄

載過至崖下此人唾盤上徑下崖直入石中船主初甚忿之見其入石始知神異視盤上唾悉是黃金

或戒貪而藏山

淮南子曰舜藏千金於蘄巖

或施仁而贖

子

管子曰湯以杜山之金禹以歷山之金贖民之賣子者

或覩於北荒高闕

東方朔神

或取於荆南艤水

韓子曰荆南艤水之中生金

入懷

詎見於張奐

續漢書曰張奐遷安定屬國都尉羌豪感

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上金渠八枚奐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醉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

投海但

聞於甘始

陳思王辯道論曰甘陵甘始語余曰本師姓韓字

海於漢皇之重阿嬌

漢武故事曰帝年數歲長公主遍指

帝曰若得阿嬌作婦當以金屋貯之

勾踐之思范蠡

蟲於五湖莫知其所終越王

令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

斯生土之精剛誠汝漢之至美

管子曰玉起於禺氏山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此寶相去各七千里上有丹砂下有黃金上有慈石下有銅金葛也

盧山發而出金嵒尤取以爲劍鎧雍狐山發而出金嵒尤取以爲劍鎧

王賦

古人有言曰君子於玉比德

禮曰子貢問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孔子曰昔者君子

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兼而不剝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謳焉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

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注曰栗堅貌剝傷

也義者不苟傷

若夫周官六器

周禮曰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乎尹讀如浮雲

禮西方玄璜禮北方赤璋禮南方白琥

大秦五色

魏略曰大秦國出采玉五色玉

趙之連城

史記曰趙

惠文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璧趙使蘭相如奉璧入秦相如見秦無償城意乃謂秦王曰璧有瑕請指示王使授璧相如持璧却立倚柱責秦欲以璧擊柱秦王恐碎璧不敢逼相如乃使人間道懷璧歸趙

晉之垂棘

左傳曰晉荀息請出采玉五色玉

方赤璋禮南方白琥

禮西方玄璜禮北方赤璋禮南方白琥

大秦五色

魏略曰大秦國出采玉五色玉

趙之連城

史記曰趙

棘之璧假道火子產弗與注天災流行非禳祈所息

於虞以伐虢

或瓘斝以禳

左傳曰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

火子產弗與注天災

或芳口華是刻

燉煌紀年曰桀伐岷山岷山女子桀二女曰琬曰琰

桀愛二女無子刻其名於苦華之玉若是琬華是琰

愛一環而韓子受賜

左傳曰晉韓起聘于

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子太叔子羽請之子產曰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韓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納十縠而衛侯見釋

左傳曰晉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王使醫衍酖衛侯寃俞貨醫使薄其酖

不死魯公爲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縠王許之乃釋衛侯

爾乃

觀瑟必彼

詩曰瑟彼玉

瓊黃流在中

翫溫其

詩曰言念君

子溫其如玉偉祁子之不佩

禮曰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注曰駘仲美襄仲之見辭傳左衛大夫沐浴佩玉則兆言齋絜則得吉兆

曰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王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曰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注魯公謂伯禽節信也

虞卿受賜於趙國

史記曰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

楚相加辱

於張儀

史記曰張儀已學而游諸侯常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壁門下意儀盜之掠笞數百不服釋之

贈之則報

其繡段

張平子四愁詩曰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王案

沈之則係以朱絲

左傳曰晉

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王

二轂而禱沈王而濟注雙王曰轂

鹽鐵論曰南越以孔

事九

九

包正

雀珥門戶崑山之傍以玉抵鳥鵠

不蒙汚以投泥

後魏書曰穆弼有風格善自位置高祖欲以弼爲國

至於溫嶠鏡臺

世說曰溫嶠娶姑女下玉鏡臺一枚征劉聰所得

胡綜如意

別傳胡綜

日吳時掘得銅印以琉璃爲蓋布雲母於其上又得白玉如意大帝以問君君曰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氣處處埋寶物以當王氣此抑是也著茲五德

五經通義曰玉有五德溫潤而澤似智銳而不害似仁抑而不撓似義有瑕於內必見于外似信垂之如禮墜似班斯六瑞

周禮曰以玉作六瑞以守邦國王執鎮圭

堅而

不麁

管子曰夫玉之所以貴者九德出焉溫潤以澤仁也粼以理者智也瑕適皆見情也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

專微遠純而不殺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爲寶剖以爲符瑞

廉

而不歲

見上君子於玉比德注

白圭以夜光受賜

史記曰鄒陽書曰白圭顯於中山人

惡之於魏文侯文

侯賜以夜光之璧

林回雖千金必棄

莊子曰孔子問子桑雽曰吾見逐於魯伐樹於宋親而益疎何也對曰子獨不聞假之亡與林回弃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彼以利合者迫窮相弃天屬者迫窮相收注假國名雍

不汲而自盈

瑞應圖曰玉甕者聖人之應也不官方吹而瑞應圖曰玉甕者聖人之應也不官方吹而

有異

西京雜記曰高祖初入咸陽周行庫藏見玉笛長二尺二寸二十九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嶙相次吹息不復見

銘曰昭

華之琯斯皆攻以它山而使之成器者也

詩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禮曰

玉不琢

若乃山立表德

禮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立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

子佩瑜王而綦組綬

白虹象天

見君子於玉比德注先於駟馬老子曰

士佩璫玟而緼組綬

璧以先駟馬不假夫許田

左傳曰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或食之以

御禯水

周禮曰玉府王齋則共食玉注云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所以禦水氣

或服之而成仙

抱朴子曰

玉脂者生玉之山其膏流出萬年以上則凝而成脂鮮明如水精以無心草木和之湏臾成水服之一升得千歲服玄真者其命不極玄真玉別名也服玉當得于闐白玉赤松子以玄蟲而漬玉爲水服之故得乘烟霞上下也

賈害

見虞叔之志

左傳曰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不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延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以其賈害乃獻之

不貪知

子罕之賢

左傳曰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曰我以不貪爲寶尔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爾其石變

山中

隋書曰王邵上表云稽覽圖史政道得則陰物變爲陽物鄭玄云若葱變爲韭是也謹案自六年已來山中石變爲玉石爲陰

玉爲瓜穀家裏

杞朴子曰吳時發廣陵大冢兵人共舉死人陽以倚壁有一玉長一尺形似冬瓜從人懷中頽出

墮地火出夜山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云昌城玉築夜山火玉

膏流丹水

山海經曰稷翼之山及鹿臺山

其上多白玉瑜次之山多嬰垣之玉秦冒之山洛水出焉其中多藻玉密山之上丹水出焉其中多玉膏其源佛湯黃帝是食玉膏之出五色乃清五味乃馨堅栗精密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燕人瑤壅

之遺

左傳曰燕暨齊平燕人賂以瑤壅玉續翠耳注云翠耳玉爵

子玉瓊弁之美

左傳曰楚

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日畀余賜汝孟諸之麋弗致也桀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注云畀與也孟諸宋譯名多草薦曰麋

劉聰汾水之祥

趙書曰劉聰徙治平陽於汾水中得白玉璽廣四寸高二

今龍細呂光于闐之市

前涼雜錄曰呂光稱王遣使市六璽於于闐

亦聞德推

旁達

見上玉比德注

質重方流

顏延年贈王僧達詩曰玉水記方流璣源載圓折

潤木

逾茂

大戴禮曰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珠者陰中之陽也故勝火玉者陽中之陰也故勝水

輝

山

更幽

陸士衡文賦曰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

採於龍首出彼平丘

山海經曰

龍首之山若水出焉其中多美玉故臯之山明水出焉其中多蒼玉平丘在三桑東爰有遺玉

常山有命

晉書曰蔚常山大樹自板根下得璧七十

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慕容雋以爲岳神之命靈昌載浮

晉書曰石

季龍起河橋於靈昌津採石爲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功五百餘萬而不成季龍遣使致祭沉璧于河俄而所沉璧浮于渚上

或登吉室而不取

帝王世紀曰周武王伐紂爲天子登臺見玉王曰誰之王或曰諸侯之玉王不取反歸

之天下聞之曰王廉於財矣

或破石而斯求

論衡曰玉變爲石珠變爲礫毀謗使然也採玉者破石拔玉選

士者弃惡取善別有瀛洲酌酒

十洲記曰瀛洲有玉菖蒲如酒名曰玉酒飲數升令人長生

扶桑

觀日

梁四公記曰扶桑國使使貢觀日玉大如鏡方圓尺餘明徹如琉璃映日以觀見日中宮殿皎然今明

晉侯

受之而容惰

左傳曰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晉侯命受玉惰過曰晉侯其無後乎

邾子執之

而禮失

左傳曰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

注云五朝者之贊

張伯懷之而見欺

鍾離意別傳曰意為魯相省修孔子教授堂男子張伯刻草階

下土中得璧七枚懷藏其一以六白意意開瓮中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摸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取其一意召問伯璧有七何

亞父碎之而靡惜

漢書曰高祖與項羽會於鴻門高祖歸去使張良獻玉斗於亞父范增亞父撞碎之曰吾屬為虜矣

或類彼武夫

戰國策曰骨疑象武夫類玉

或疑

於燕石

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玄服以出華篋十重緹巾

十襲客見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礫不殊主人大怒藏之愈密

得楚山而被刑

韓子曰楚人卞和得玉璞於楚山獻厲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謾刖右足及武王即位又獻之復相曰石也刖左足及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三

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王使玉人貽之得寶玉焉名曰和氏之璧

詣鄭人而求直

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玉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問鄭賈曰欲之乎出其璞視之乃鼠璞也

斯皆具僞混淆而不精識也亦有齊之虧磬

左傳曰晉及齊戰于鞌齊師敗齊侯使賈之魯之璠璵

逸論語曰璠璵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璵遠客之魯之璠璵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

價踰十萬

相譚新論曰雒陽李幼賓有小玉檢衛謁者史子伯勝素好玉器見而奇之使予報以三萬錢請買焉幼賓

曰我與好事長者傳之已雇十萬非三萬錢主也余驚駭云
我若於路見此千錢亦不市也故知與不知相去甚遠

名重

五都

尹文子曰魏田父於野得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詐之曰此怪石也畜之弗利田父雖疑猶錄置於廡下其夜玉

明照一室其家大怖遽弃之於野隣人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玉再拜却立曰敢賀大玉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價

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辨其鰥理

說文曰玉石之美者五德潤澤

觀王立賜獻者于金長食上大夫祿也

老子曰被

見此以溫仁之方也鰥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專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技絜之方也

見此

瑕瑜

見君子於玉比德注

老子曰被

褐懷玉

思穆滿之披

圖

穆天子傳曰天子大朝黃之山披圖視典用觀天

子之寶器玉果璫珠注云玉果王如果者璫玉類

復聞執

則不趨

禮曰執玉不趨

王者以揜

釵留而閣

弓招靈

洞冥記曰漢武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一神女留玉釵與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共

謀欲碎之明視釵匣唯見白鸞直升天後

玉釵言其吉祥

宣人常作玉釵因名玉鸞

隋巢子曰奚祿山壤天賜玉玦於羿

無故而豈可去身

禮曰君子無故不去身

待價而常宜韞積

論語曰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積而藏之

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

觀其黑如純漆白若截肪

王逸正部論曰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粟白如脂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魏文帝與鍾繇書說玉亦云白如截肪黑譬純

之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佩以將將

詩曰將翱將翔佩玉將將

曾

城是植

淮南子曰崑崙山曾

海島斯藏

後魏書曰崔挺為光州刺史拔縣有

城九重有珠樹玉樹

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一尺四寸甚有光彩藏之海島垂六十歲欣逢明政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之未能以玉爲寶遣船隨取光駭流虹之變化搜神記曰孔子
潤果然訖不肯受乃表送都作春秋制孝經既成齋戒告天天降赤虹化爲黃玉長三尺上有文

異苑曰晉東羸公騰鎮鄴大雪門前

方數十步融液不積騰恠掘之得玉馬高一尺許口齒缺騰以馬者國姓爲吉瑞或謂馬無齒則不復食

毀檣中

而咎罰焉避

論語曰子曰虎兕出於柙

龜

五毀於檣中是誰之過歟獻闕下而詆

譏已彰

漢書曰文帝始幸雍新垣平以望氣見平使人持玉杯

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

古

施蘆

思滄池之反璧

史記曰始皇三十六年有使者從閩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滄

再拜皆壓紐

當入用之時氣騰光祿

續漢書曰桓帝時光祿吏舍下夜有青氣視之得玉

鈎琰各一身及焚如之際火烈崑崙

書曰火炎崐崙

中皆雕鏤

別有漢武樹之於前庭

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以珊瑚爲枝碧玉爲葉華子青赤以珠玉爲之空其中

如小鈴鎗

周成陳之於東序

尚書顧命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赤松服

之而蹈火

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

羊公種之而

娶婦

搜神記曰羊公雍伯雒陽人性篤孝父母終葬無終山遂居焉山高八十里上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阪頭行

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石子一斗與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處種之玉當生其中羊公未娶又語汝後當得好婦語畢不見後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玉子生人莫知有徐氏右北平著姓女甚有名時人求多不許公乃試求徐氏徐氏以爲狂因戲云以白璧一雙來當聽爲婚公至所種石中得五雙白璧以贊徐氏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天子異之拜爲大夫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

曰玉虞舜之受昭華

尚書大傳曰堯致舜天下贈以昭華之玉

齊侯之得龍

輔

左傳曰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

注云龍輔玉名陽穀齊邑

賜虢

公以五縠

左傳曰虢公晉侯朝王饗禮命之宥皆玉五縠

錫子家之雙琥

左傳曰魯昭公疾偏

事九

十五

徐尚

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注琥王器輕服細好之服

王莽潛女妓於椎琥

漢書曰王莽就國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莽進其玉具寶劍

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瘢美玉可以滅獻其琥耳即解其琥休復辭莽遂椎碎之自裏以進休琥音衛宋人

畱情於刻楮

列子曰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鏺莖葉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不可

別也此人遂

以巧食宋國

莒僕竊之而來奔

左傳曰莒太子以其寶玉來奔

膠鬲索

之而不與

韓子曰周有玉版紂令賈鬲索之文王不予以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賈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

之得志也故予費仲取其象德

白虎通曰王者象君子之德燥不輕濕不重是以人君寶之

非宜改

步

左傳曰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注云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保

璵璠祭宗廟及定公立復

既閱咸陽之宮

西京雜記曰高祖初

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

自閲咸陽之宮

入咸陽宮周行庫藏

金玉珍寶不可勝言其尤異者有青玉燈五枚燈高七寸五才作蟠螭以口含燈燈燃則鱗甲皆動煥爛盈室

更覩立更覩立

菟之庫

魏志曰漢時夫餘王葬用玉柙常豫以竹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

識白首之老翁

吳氏本草曰白玉體如白頭翁

見紫衣之神女

錄異傳曰江巖嘗到吳採藥及富春縣倩泉山南見

一美女紫衣踞石而歌有碣石之音巖往未及數十步女輒不見如此數日巖乃破石得一紫玉廣長一尺

斯天

地精粹之徵不能悉數

淮南子曰鍾山之玉炊以鑪灰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得天地之精也

珠賦

德至淵泉明珠出焉

白虎通曰德至淵泉即江出大貝海出明珠

衍光芒於

照乘

史記曰魏王與齊威王會田於郊魏王曰若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國而無寶乎

發晶熒於媚川

陸士衡文賦曰水懷珠而川媚石韞玉而山輝

出於赤野

起於禹山珠

產自丹淵

任子曰丹淵之珠沉於黃沼

映秋波而圓折

尹子曰凡

水方折者有王其圓折者有珠

與夜月而衛全

左太冲吳都賦曰蚌蛤珠胎與月衛全

若夫列

淮夷之貢

書曰徐州厥貢淮夷蠻珠暨魚注云淮夷二水名

挺霍山之美

爾雅曰西方之

美者有霍山多珠玉焉

識夫餘之似棗

廣志曰夫餘地美珠如酸棗

見館陶之若

李耀古今注曰章帝元和元年明珠出館陶大如李有明

三年明月珠出豫章海大如雞子圍四寸八分或埋

青蛉於地中

博物志曰五月五日取青

頭正中門埋皆成青珠或採赤蠚于泉

底

幽明錄曰漢武幸河渚聞絃歌之音有老翁及年少數人出朔朔曰河底有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蟠生此珠也

漢武通夢下沒川底得一大珠徑數寸明耀絕世上問東方

於昆明 三輔決錄曰昆明池中有神泉通白虎原人釣魚綸絕而去夢於漢武帝求去鈎帝明戲於池見大魚銜

索帝取放之後三日池邊得馬援被讒於薏苡 范曄後明珠一雙帝曰魚之報也

馬援在交趾常餉薏苡實及還載之一車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也

若夫却文

龍裘之貢 東觀漢記曰永建四年漢陽太守文襲獻大珠喻明珠之瑞以求媚今封珠却還

納蘇則之詞

魏志曰文帝問蘇則曰前西城通使燬煌獻徑寸大珠可

復求市得否則曰若陛下德流沙漠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默然 在易粟而猶可用重所

十七

徐果

說苑曰墨子謂滑釐曰今凶年有欲與子隨侯之珠者曰不得賣也以爲飾又欲與了一鍾粟者得粟不得珠得珠不得粟子將何擇滑釐曰粟可取也顧彈雀以非宜

呂氏春秋曰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所

王章之孤既採之而致富 漢書曰成帝時王章死妻子皆徙合浦其家屬

採珠致產

弘節之後亦賣之而被疑 唐書曰貞觀中桂州都督李弘節以

清慎聞身歿之後其家賣珠上聞疑之將罪所舉者魏徵諫曰陛下言此人不清未見受財之所且清白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今通子三人來選共有羸馬一匹道源兒子不能存立未見一言及之而弘節立功大蒙賞賜妻子賣珠未爲有罪雖疾惡情深亦好善不篤矣上善其言

則有怒闇投而按劍

史記曰鄒陽獄中上吳王書曰

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案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感情節而還浦

謝承後漢書曰孟嘗爲合浦太守郡俗舊採珠以易米先時二千

石貪穢使人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合浦無珠餓死者盈路孟

嘗化行一年之

哂楚人之賣積

尸子曰楚人賣珠於鄭者爲木蘭之積薰以桂椒綴以玳瑁輯

以翡翠戴人買其積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積矣未可謂善鬻珠也

悞趙相之去婦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李敬夫人嘗云珠不知所在疑其子婦竊之因去婦敬送珠付前相

少時遷趙相奴於鼠穴中得繫珠及璫珥以問主簿對曰前相夫人嘗云珠不知所在疑其子婦竊之因去婦敬送珠付前相

去婦

東觀漢記曰顯宗時鍾離意爲尚

法以其資物頒賜群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上怪

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益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間惡惡名也此贓穢之物誠不敢拜帝嗟嘆

日清平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

黃向得之而

歸主謝承後漢書曰豫章黃向晨步路中得珠琪一囊可直三百餘萬求主還之主以半物謙向向委去不顧至

事九

十八

余異

於名傳火齊

南史曰中天竺國出火齊珠狀如雲母色如紫金列之則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也

價重木難

廣志曰莫難珠其色黃生東夷又云木難

輦彼百斛

盧紂四王起事曰張

方劫帝西遷輦貰真珠百餘斛

遺之一簞

左傳曰越圍吳晉趙鞅使楚隆告于吳王曰今君在難無恤不

敢彈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王曰寡人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注云簞小笥

張王欺

吏以出境

戰國策曰張王質於燕燕欲殺之走出境吏得田田曰燕所爲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

也王欲得之今我已失之矣而燕不信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呑之王必且剗子之腹矣境吏恐而放之

伍貞行

詐而度關

吳越春秋曰伍貞奔吳至昭關關吏欲執之伍貞曰王所以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執我我將言爾取之關亦有麻姑擲米

神仙傳曰麻姑見蔡經母反經吏因捨焉

見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便以擲地視米墮地皆成珠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不喜復作此變化也

漢臯

解佩

列仙傳曰鄭交甫至漢臯臺下見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卵二女解與之旣行返顧二女不見佩珠亦失

以照北荒之闕

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

或以飾九華

之蓋

洞冥記曰帝起甘泉望風臺臺上得白珠如花一枝帝以飾九華之蓋望之若照月

秦密之薦定

祀

蜀志曰秦密薦任定祖於劉焉曰雨欲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

武子之稱衛玠

衛玠別傳曰驃騎王武子君之舅也常與君同遊語人曰昨

雖曰陰精

後漢書曰珠蚌與吾甥並坐固若明珠之在我側朗然照映人

中陰精也

玲瓏明珠色也

璣珠不圓者也

管子曰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玉者陽之陰也故勝水其化如神故天子藏珠王諸侯藏金石

不能無類

淮南子曰明月爾其翫茲鯨目

裴氏廣州記曰鯨目即明月珠故

死不見

事十九

捋彼羊頸

幽明錄曰洛下有洞穴婦有殺夫推而下之有目精久乃至底得一穴行數十里見人皆長三丈

披羽衣如此九處最晚所至告飢長人指中庭柏樹下有一羊令跪

捋羊鬚三捋得三珠令食後所得者遂不飢復尋穴行出交州還洛

問張華云九處地仙名九館大夫羊爲癡龍初

一珠食之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療飢而已

呂氏春秋曰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云王使人問

魚雖聞於及禍

呂氏春秋曰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云王使人問珠之所因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魚得禍焉

不枯

大戴禮曰玉居山而光珠爲日月懸

大儒目解於裙襦

莊子曰儒以詩禮發冢大

明月珠晝夜光明

亦聞朱仲出入於

小儒日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

青之麥生陵之陂生不布施死何用含珠爲

漢庭

列仙傳曰朱仲會稽販珠人也高后時募三寸珠乃詣闕上之珠好過度賜五百金魯元公主私以七百金從

仲市四寸珠景帝時復獻三
寸珠數十枚去不知所之

董偃優游於主第

漢書曰董
偃與母賣

珠爲事偃十三隨母養館陶公主家左

得鮫人之泣

博物志
曰鮫人

從水出寓人家積日賣絹將去從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滿盤以與主人同驪龍之睡

莊子曰河上有貧窮

待織蕭而食者其子投淵得千金之珠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大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遭其睡使驪龍寤子百琲獲季倫之賞

拾遺記曰石季倫所愛婢數十人季倫常屑沉水香如塵末布象床上使踐之無迹則賜珠百琲有迹即節其飲一食令體輕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

斛受孫權之賜

蜀志曰宗預復聘吳孫權握預手曰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

斛或涉海以遐求

漢書曰武帝時使使入海市明珠得之圍二寸已下

或入闕而

見弃

列女傳曰珠崖令卒官妻息送喪還漢法內珠入關者死妻棄其係臂珠前妻子年九歲好而取之置其母鏡

盒中母不知也至關吏搜索得珠劾問誰當坐者前妻子初曰我當坐之繼母請吏曰幸無劾兒誠不知也妾當坐初又曰夫

人哀初之孤欲以活初耳因號泣傍人莫不酸鼻隕涕關吏執筆不能就一字乃弃珠遣之

亦有蒼梧作

王子年拾遺記曰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名曰憑宵自

龍丹州而來至蒼梧之野銜青沙珠積成壘阜名曰珠丘今

蒼梧之外採藥者時得青石

京洛揚灰

後魏書曰余朱世隆將敗洛中先謠

日三月末四月初楚王之間奚恤

新序曰秦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召子西而問

焉曰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子西對不知召昭奚恤而問焉對曰國之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之重

太叔之納柏雕

左傳曰衛大叔疾出奔臣於宋向雕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雕不與由是得

罪注城

象罔之求赤水

莊子曰黃帝遊赤水之北登于崑崙之丘遺其玄珠使智索之弗得使雞朱索

之弗得使象罔索之乃得

商丘之詠河隈

列子曰子華之門徒指河曲之隈謂商丘開曰彼中有寶珠詠可

得也商丘開詠之復聞滋水鮚魚

山海經曰鳥鼠同穴之山滋水出焉西注于漢水多如

鮚之魚是生珠王注瀛洲有鳥如鳳亦蚌類鮚音居脂反

瀛洲有鳥如鳳身紺翼丹名藏珠每鳴翔

則吐新珠累斛仙人以飾

曾城列樹

淮南子曰曾城九重有珠樹在其西禹墳鴻水

以爲山堙崑崙以爲土中立曾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上有木

禾禾長五丈五尺珠樹玉樹不死樹沙棠琅玕絳樹並在焉

開明廣植

山海經曰開明

成於咳唾

莊子曰夫唾大者如珠小者如霧

第其甲乙

廣志曰有明珠稱夜光大徑寸出黃支有至圓珠置平處終日不得停今尚方名以甲乙爲次第

蛇知隨氏之恩

搜神記曰隨侯行見大蛇傷救而治之其後蛇銜珠以報之徑盈寸純白而夜光可

燭堂故歷世

鶴報噲參之德

搜神記曰噲參養母至孝曾稱隨珠焉

有玄鶴爲戎人所射窮而歸

參參收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門外

參秉燭視鶴雌雄雙至各銜明月珠報參

復有綴衣致

飾

魏志曰東夷俗以瓊珠爲財貨或以繡衣爲飾或以懸頸垂目不以金銀錦罽爲珍

照夜爲明

魏略

曰大秦國出夜光珠墨子曰和氏之璧夜光之珠諸侯所寶

利東有羅

利國其人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與林邑人作市以夜而來自掩其面其國出火珠狀如水精日午時以珠承影取艾依之即火出

更因買劍以傾城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歐冶子造五劍

王猶未可與也

飾首見步搖之狀

釋名曰王后首飾曰副副

塞簾

聞佩玉之聲

西京雜記曰昭陽殿織珠爲廉風至則鳴如珮之聲

採濁水以無失

抱朴子曰識珍者必拾濁水之明珠賞氣者必採穢數之芳蕙

握靈蛇而自矜

魏略曰曹

植與楊脩書曰今出作者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璧

鳥集燕昭之館

拾遺記曰

燕昭王時有鳥白頭集王之所銜洞光之珠圓徑一尺此珠色黑如漆而懸室內百神不能隱其精靈

鳳儀少昊之庭

拾遺記曰少昊之時有鳳銜明珠致於庭少昊拾珠懷之照於天下

斯九品之奇

秘固希世而垂名者也

沈懷遠南越志曰珠有九品大五分以上至一寸八九分爲入品有

光彩一邊小平似覆盆者名璫珠璫珠之次爲走珠走珠之次爲滑珠滑珠之次爲蹀躞珠蹀躞珠之次爲官兩珠官兩珠之次爲稅珠稅珠之次爲芸符珠蹀躞音來猥反蹀躞音來可反芸符珠蹀躞音

事類賦卷第九

事九

十一

孫免



項氏萬卷堂藏書





